

第十六回 假斯文鎖試書齋 真不通潛逃狗洞

話說鄺尚書看破鮮於佶作弊，十分怒惱，說道：「老夫為場中取了鮮於佶，既負聖恩，兼失物議，連日心上十分懊惱。

只這樁事，終無含糊之理，定須再加覆試，自己簡舉方好。已曾著人喚那狗頭去了。門官過來，你聽我吩咐：鮮乾佶若到了，便請到書房坐下，說我出衙門後，身子不快，到晚間出來相陪。

有封口的帖一道，叫他親自拆看，是要緊的幾篇文章，煩他代作代作。他若要回去時，你說我吩咐的，恐他寓中事多，就在此做了罷。門要上鎖，倘若不容你鎖門，你也說是我吩咐過的，恐閒人來攪擾，定要鎖了。凡事小心在意！」門官接過帖來，說：「小人曉得。」尚書回內去了。

卻說鮮於佶自從幸獲榜首，洋洋得意，說道：「今日同年中相邀，飲了幾杯，與個青樓粉頭睡興方濃，這些長班連報說鄺老爺請講話，催了數次，我想老師請我，沒別的話說，多分是前日央他說親，喚我對面商議。老師也是個老聰明、老在行，自然曉得我的意思了。鄺飛雲，鄺飛雲，你從前那首詞兒，被那燕子銜去的，倒是替我老鮮作了媒了，我好不快活！」長班稟道：「已到鄺老爺門首。」門官道：「老爺吩咐：狀元爺到，逕請到書房中坐。」鮮於佶笑道：「這個意思就好，比往日不同，分明是入幕的嬌客相待了。」進了書房，門官又道：「老爺拜上，這一會身子偶然倦了，說晚間出來相陪。有一個封口帖子在此，請狀元爺親手開拆。」鮮於佶接書，歡喜暗想道：「必定是他令愛庚帖了。我最喜的是這個親字兒。待我開來。」

及至拆開，並不閃得一字。方驚訝道：「這卻不像庚帖，是些甚麼？嘮嘮叨叨，許多話說，我一字不懂的。」問門官道：「你念與我聽聽。」門官道：「你中了高魁，倒認不得字，反來問小人？」鮮於佶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我因連日多飲了幾杯，這眼睛朦朧淞淞的，認得字不清楚，煩你念與我聽了，就曉得帖中是甚話頭。」門官道：「待我念來：《恭賀大駕西狩表》一道、《漁陽平鼓詞》一章、《箋釋先世水經注序》一首。

老爺吩咐說，這三項文章，是要緊的，煩狀元爺大筆，代作代作！」鮮於佶聞聽驚慌，背他說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我只說今日接來講親事，不料撞著這一件飛天禍事來了，這卻怎麼處？」

有了，門官，你多多稟上老爺，說我衙裡有些事，攜回去，晚間如飛做就了，明早送來何如？」門官道：「老爺吩咐過的，恐怕狀元爺衙內事多，請在此處做了回去罷。文房四寶現成，安排在此。」把桌椅端正了，說：「請，請！」鮮於佶發急「噯呦」起來，說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我這幾日腹中不妥貼，不曾打點，要去走動走動方好。」門官道：「不妨事。就是淨桶也現成在這裡。」遂把門帶過上鎖。鮮於佶嚷道：「門是鎖不得的。」門官道：「也是老爺吩咐過，叫鎖上門，不許閒人來此，攪亂狀元的文思。」鮮於佶道：「怎麼盡說老爺吩咐吩咐的，你們鬆動些兒也好。」門官道：「可知道，前日該與我們舊規，你也何不鬆動些兒？那樣大模大樣，好不怕殺人，今日也要求咱老子！」竟自去了。鮮於佶跌足道：「這卻怎麼處？」

我從來那裡曉得乾這樁事的？苦呵，苦呵！如今上天無翅，不免爬過牆去罷。」才待要爬，又跌下來，說道：「爬又爬不過去，怎生是好？我想這樁事，也忒欺心，天也有些不容我了！」

忽聽門官捧著茶、酒，說：「狀元爺，你來，你來！」鮮於佶作喜道：「謝天地，造化，造化，想是開門放我出去了。」門官道：「你到門邊來，老爺裡面發出茶壺、手盒在此。恐怕你費心，拿來潤筆，差小人送在此，你可在轉桶裡接進去。」鮮於佶道：「你說我心中飽悶，吃不下，多謝，不用了！」門官道：「吃在肚子裡面有料。」笑了笑：「他的放不出來，我的收將進去罷。」又竟走了。鮮於佶躊躇道：「我想牆是爬不過去了，前邊有條狗洞，不知可能過去？」把眼斜視多會，說：「凶得狠，這裡不是狀元走得路道。如今沒奈何，要脫此大難，已不顧得了，且鑽來試試。」把身伏下，著力前鑽，剛剛過來，又跌一腳，惹得犬兒亂叫，一溜煙跑了。門官行來，說道：「怎麼狗這樣叫得凶？甚麼緣故？呀！這洞門口的磚牆，緣何塌下許多來了？待我開門看看。」左張右望，狀元爺那裡去了？

想是作不出文章，在這洞裡溜過去了：「老爺有請！」鄺尚書問道：「狀元的文字完了不曾？」門官跪稟道：「狀元聽說作文，意思有些慌，從犬門逃走，不知去向了。」尚書道：「原來竟日不成一字，場中明白是割卷無疑了，要上疏簡舉了。快叫寫本的伺候！待我做完，疾忙謄寫，明早就拿個帖子，送與管金馬門內相，說我有病，叫他上了號簿，作速傳進便了。」

正是：

珊瑚鐵網網應稀，魚目空疑明月輝。

不是功成疏寵位，將因臥病解朝衣。

不知簡舉後，將鮮乾佶如何發落？且聽下回分解。